

• 理论研究 •

《黄帝内经》“脑主神明”与“心主神明”关系探析^{*}王旭 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基于西医学的认知,脑具有感觉、思维、记忆、调控躯体及内脏活动等功能,为人体神机之主。然而《黄帝内经》却明确提出“心主神明”,现学界多认为其为哲学模式思维推演下的结果。本团队通过梳理相关内容,发现《黄帝内经》对脑的解剖位置、组织特征以及主司神明的功能已有清晰的认识,而部分篇章之所以将神归属于心,是源于古人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认识到气血的充盈及通畅与否对脑功能影响较大。基于解剖学心主血脉的认识,即心的功能正常与否对气血是否通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将神配属于心,心主血脉为心主神明的理论基础。客观阐释“心主神明”的临床内涵,对于治疗“神”的病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黄帝内经; 脑主神明; 心主神明; 气血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2.01.006

中图分类号: R221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 dominating the spirit” and “heart dominating the spirit” in *Huangdi Neijing*^{*}WANG Xu, HE Juan[#]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Western medicine, the brain has the functions of sensation, thinking, memory, and regulation of the body and internal organ activities, and it is “the master of the spirit”. However, the *Huangdi Neijing* clearly states that “the heart is the master of the spirit”, which is now considered to be the result of a philosophical model of thinking.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content,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show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atomical lo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in, as well as its function as “the master of the spirit”. The reason why some of the chapters attribute the spirit to the heart is that the ancients realized in the course of clinical practice that the fullness and smoothness of qi and blood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unction of the brain. It is also based on the anatomic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heart governs the blood vessels, that is, the hear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smoothness of qi and blood, and therefore the spirit is assigned to the heart, and “the heart governs the blood vessels” is the basis for “heart dominating the spirit”. An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inical connotation of “heart dominating the spirit” is an important guide to the treatment of lesions of the “spirit”.

Keywords: *Huangdi Neijing*; brain dominating the spirit; heart dominating the spirit; qi and blood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HE Juan, Ph. D., Doctoral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 Donglu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hejuan6428@sina.com

Funding: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王旭 男 在读硕士生

[#] 通信作者: 贺娟 女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黄帝内经》理论与应用 E-mail: hejuan6428@sina.com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文献传承项目(No. ZY-KJS-2020-036)

Inheritance Project (No. GZY-KJS-2020-036)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of the authors have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and all of the authors have read and approved this manuscript.

基于西医学的认知,“脑主神明”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然而《黄帝内经》却提出“心主神明”,《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似乎悖离了人体生命的客观事实。那么,如何评价《黄帝内经》中“心主神明”的客观价值。如仅仅将其归为古代哲学模式思维下的产物,则其理论将被玄化,而临床意义将被湮没。纵观《黄帝内经》全文,其早期较为重视人体解剖学知识,对脑主司神明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而之所以部分篇章又将神归属于心,应是源于临床实践,观察到气血运行的通畅与否对脑主神明起着决定性影响。基于解剖学之心主血脉,即心的功能正常与否对气血是否通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提出心主神明。客观认识这一理论,对临床治疗诸多神志病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系统梳理、阐释《黄帝内经》神明与脑、心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相关理论的客观认识与评价。

1 “神”的概念源流

1.1 “神”的文字含义溯源

“神”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考于金文,其字形“𠩺”应为天垂之象——闪电延展之貌。以天所垂象为神,与我国古代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农作物的生长受气候的影响较大。古人因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局限,猜测天象变化背后有具体的掌管者,将其称之为神,并进行祭祀。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言“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1]34}周人所祭祀的天神涵盖了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和雨师,皆是天体运动及气候变化的掌管者。可见古人造字之初,应是以闪电乍现之象指代变幻莫测的天象及其背后的掌控者。

在原始宗教化的天神基础上,神的含义进一步哲学化,指天地化生、主宰自然万物的力量。如在《荀子·天论篇》言“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言“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古人将这种无形却可察,化生、主宰万事万物的根本性力量称之为神。

1.2 《黄帝内经》“神”的不同含义

《黄帝内经》承接了古代哲学中神的含义,认为其具有化生、主宰万物的内涵,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所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的神明,即是哲学之万物的主宰。

而在具体的人体生命活动层面,《黄帝内经》中的神则涵盖人的生命力、知觉、思维、情感等方面的内容。汪卫东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神学说”对上述内容进行规范与分类,将其划分为元神、欲神和识神^[2]。我们可以将三者的功能分类如下:元神,为人体的神机与主宰,如《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言“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欲神,为人的情感,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活动。识神,为人的认知活动,如《灵枢·本神》所言心、意、志、思、虑、智等。在《黄帝内经》中,以上3个层面“神”的内涵皆有广泛体现,且有时混同使用。

2 《黄帝内经》对“脑主神明”的认识

基于西医学的认知,脑由大脑、小脑、脑干和间脑构成,具有感觉、思维、记忆、调控躯体及内脏活动等功能^[3],基本上涵盖了上文所言人体之神的所有内容。而在《黄帝内经》中,对脑的基本组织特征、功能主司亦有充分的认识。

2.1 “脑”的文字含义溯源

“脑”未见于甲骨文及金文,以“𦘒”载于《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中^{[1]87}。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及阜阳汉简《万物》中^[4-5]，“脑”字均作“𦘒”；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中，“脑”作“𦘒”“𦘒”^[6]。这些早期“脑”的字形从止、从匕、从山、从上。严健民先生认为,这些字形是秦汉时期造字者对于脑组织表面形态特征的抽象描摹^[7]。在《说文解字》中,“脑”以“𦘒”载于匕部,为头髓之意。段玉裁注“髓者,骨中脂也。头髓者,头骨中脂也。”^[8]指出脑是藏于头中的一种脂状物质。

可见,古人早已在解剖基础之上认识到脑的具体形态,并认为脑是藏于头骨中的一种油润的物质,且头骨中的脑与体内其他骨中所藏之髓有类同性。

2.2 《黄帝内经》对“脑”的认识

对《黄帝内经》中的内容进行梳理,我们发现《黄帝内经》对于大脑从解剖位置到组织特征以及

病理现象皆有全面的认识。

一是在解剖位置上,认为脑在头中。《素问·刺禁论篇》言“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灵枢·经脉》言“膀胱足太阳之脉……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二是在构成上,认为脑为髓所汇聚之处,如《素问·五脏生成篇》言“诸髓者皆属于脑。”《灵枢·海论》言“脑为髓之海,其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三是认为脑由先天之精化生。《灵枢·经脉》言“黄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同时脑需要后天水谷之精的充养。如《灵枢·五癯津液别》言“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四是认为脑需要经络气血、脏腑精气的充养。《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言“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灵枢·大惑论》言“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指出脑与目系相连属,受精气的滋养。五是从病理方面反证脑主神明。《素问·玉机真脏论篇》言“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同对五脏功能的认识一样,对脑功能的定位,《黄帝内经》多从病理进行推演,如《灵枢·决气》言“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灵枢·海论》言“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谓“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以上内容均指出脑的病理变化涵盖着整体生命力的衰退以及精气神明的脱失等状态。说明《黄帝内经》对脑与神明关系的认识较为充分。

3 《黄帝内经》对“心主神明”的认识

在《黄帝内经》中对于“心主神明”有诸多论述,现多认为其为哲学模式思维推演下的结果。本团队通过梳理相关内容,发现古人是基于解剖学之心主血脉的功能,并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认识到气血的充盈及通畅对神机的影响较大,从而得出“心主神明”的结论,其背后的临床价值不容忽视。

3.1 “心”的文字含义溯源

“心”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考于甲骨文中的“𠄎”、金文中的“𠄎”和小篆中的“心”,其字形较为相似,皆是对实体心脏形态的描绘。鞠宝兆先生通过对甲骨文中5个心字的细致分析,认为甲骨文中“心”的字形是造字者通过解剖心脏并进行详细描绘的结果。鞠宝兆先生还指出古人已经认识到主动脉瓣、肺动脉瓣、房室瓣等结构,也认识到心与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的连属关系^[9]。说明至少在殷

商之时,古人便对心脏的结构及心脏与血管的连属关系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而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心已经被赋予了认知、情感等内涵,如《周易·旅卦》言“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诗经·采薇》言“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庄子·田子方》言“心困焉而不能知。”说明古人认为思虑、意向等认知活动及喜、乐、忧、悲等情志活动皆与心密切相关。同时,在金文中所载的与情志、认知相关的文字,如“𠄎”(爱、“𠄎”)(忧、“𠄎”)(恐、“𠄎”)(思、“𠄎”)(虑、“𠄎”)(志)等,其字形皆由“心”构成,亦说明古人认为人的情感及思维活动等皆与心密切相关。

3.2 《黄帝内经》对“心”的认识

《黄帝内经》对于心脏的解剖亦有清晰的认识,一是指出心在胸中,肺之下,膈之上。如《素问·诊要经终论篇》言“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灵枢·本脏》言“心高则满于肺中。”《灵枢·经脉》言“脾足太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二是认为心与脉相连属,心主血,脉行血。如《素问·痿论篇》言“心主身之血脉。”《素问·五脏生成篇》言“诸血者皆属于心。”《素问·宣明五气篇》和《灵枢·九针论》皆言“心主脉。”

同时,《黄帝内经》承继了前人的观点,亦认为心不仅是一个通脉行血的器官,还是神明之所在,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指出“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从其文献论述中可知,《黄帝内经》中心所主之神涵盖了上文所划分的元神、欲神和识神的所有内容,《灵枢·邪客》言“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认为心藏人体之生机,若为外邪所伤则生机绝灭。《灵枢·本神》言“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指出心具有认识外界事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维活动的功能;在《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谈到今时之人“务快其心”,而圣人“无恚嗔之心”,在《灵枢·本神》言“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指出情感的发起与心密切相关。

那么古人在对脑的组织和功能已经有基本认识时,为何又将认知、情感等功能归属于心,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3.3 “心主神明”源自“心主血脉”

《黄帝内经》作为一部源于临床实践的医学经

典,其对人体脏腑功能的阐释除了受到古代文献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基于临床实践的认知。古人发现脑组织虽然与神明密切相关,但大脑位于坚硬的颅骨之中,在出生之后,影响大脑之神明的最主要因素已经不是脑本身,而是气血的充足及畅通与否。此认识在《黄帝内经》中有诸多阐述,如《灵枢·口问》言“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黄帝内经》多处文献将血、神互称,如《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言“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灵枢·小针解》言“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灵枢·营卫生会》则直接将两者对称,言“血者,神气也。”可以看出《黄帝内经》认为血气与神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后天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以血气为主。

而血气濡养人体又受到脉道通利的影响,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言“夫脉者,血之府也。”《灵枢·平人绝谷》指出“血脉和利,精神乃居。”即后天气血的充盈及脉道的通畅为神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

无论是从“心”的字形构造,还是从《黄帝内经》对心的相关认识,都可以看出古人对心脏的解剖结构与生理功能已有清晰的了解,并强调心与血脉的连属以及心主血脉的功能。同时古人基于临床实践观察到,后天一切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都离不开气血的充养,气血的充盈及通畅与否对神机的运转起决定性作用,而心主血脉,心通过血脉将气血布达于全身各处。故而《黄帝内经》部分篇章将神归于心,《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言“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灵枢·邪客》言“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将心视为神气的主司与生命的根本。

在临床中,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多伴随神的病变,包括认知功能衰退、性情变异、焦虑、抑郁、失眠、痴呆等,均为心脏供应的气血不能充分濡养大脑所致。从血脉论治,多采用活血通脉、补气养血之法,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10-12],故古人将神归属于心是有深刻的临床意义。

4 “心主神明”的现代解读

结合西医学研究,“心主神明”这一理论有坚实的生命科学基础。在人体生命进程中,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个体生命的标志,是4~5周胎心的出现,同时心源性猝死又是生命终结的常见原因。这可以说

是心主元神的西医学依据;从生理代谢来讲,大脑需要丰富、稳定的血液来供给其所需要,且自身无法储备的能量——葡萄糖和氧,大脑所需的血液由心脏通过主动脉供应,占据了心输出量的15%~20%^[13]。可见脑的功能基于心所供应的血液而维系。

5 小结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对于脑主司神明的功能有清晰的认知,但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古人认识到气血的充盈及畅通与否对脑主神明起着决定性作用,基于解剖学心主血脉的认识,即心的功能正常与否对气血是否通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将神配属于心,提出“心主神明”,“心主神明”是以“心主血脉”为理论基础,这对于临床治疗神的病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崔高维.周礼·仪礼[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2]汪卫东,孙泽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神学说”初探[J].中医杂志,2012,53(13):1157-1159.
- [3]许沛虎.中医脑病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27-51.
- [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66.
- [5]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J].文物,1988(4):36-47.
- [6]周一谋,萧佐桃.马王堆医书考注[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218-277.
- [7]严健民.论脑及脑机能[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6-11.
-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5.
- [9]鞠宝兆,周新灵,李吉彦.《内经》有关心藏象理论发生的文字文化基础[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12):2464-2465.
- [10]常泽,韩振蕴,田丹枫,等.养血清脑颗粒与尼莫地平治疗慢性脑供血不足疗效及安全性的Meta分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2(6):514-522.
- [11]韩辉,崔然,杨文明,等.益气活血法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气虚血瘀证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11):745-751.
- [12]权红.舒肝活血汤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的临床观察[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5):87-89.
- [13]顾中正.脑循环与临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6.

(收稿日期:2021-06-27)